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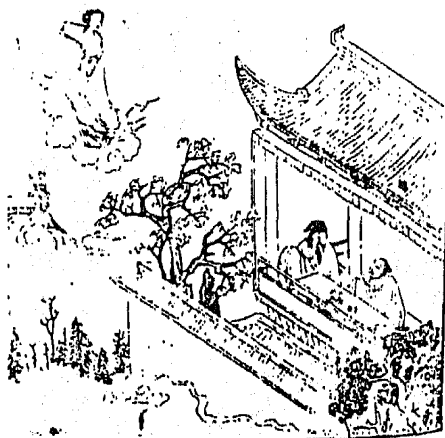
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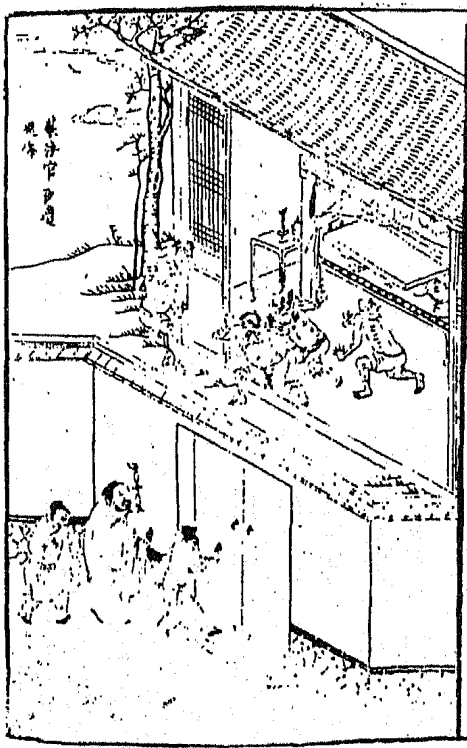
世

通

言

殷勤莫為桃
源誤此夕
桐翠翠佳





華沙官尹題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闢華光廟

欲學爲仙說與賢

長生不老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乃嘉泰中
所建又名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那五顯

一顯聰昭聖孝仁福善王

二顯明昭聖孝義福順王

三顯正昭聖孝智福應王

四顯直昭聖孝愛福惠王

五顯德昭聖字信福慶王

此五顯乃是五行之佐最有靈應或言五顯卽五通此謬言也紹興初年丞相鄭清之重修添造樓房精舍極其華整遭元時兵火道侶流散房垣倒塌左右民居亦皆凋落至正初年道士募緣修理香火重興不在話下單說本郡秀才魏宗所居於廟相近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魏生年方一十七歲丰姿俊雅性復溫柔言語恂恂宛如處子每赴文會同輩輒調戲之呼爲魏娘子魏生羞臉發赤自此不會賓客只在樓上溫習學業惟服生朝夕相見一日

人特新
故以喚

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魏生獨居樓中讀書。至二鼓忽聞有人叩門。生疑表兄之來也。開而視之。見一先生黃袍藍袖。絲拂綸巾。豐儀美鬚。香風襲襲。有出世凌雲之表。背後跟着個小道童。也生得清秀。戴着明珠紅盒子。先生自說。吾乃純陽呂洞賓。巡遊四海。偶爾經過此地。空中聞子書聲清亮。殷勤嗜學。必取科甲。且有神仙之分。吾與汝宿世有緣。今當度汝。知汝獨居。特特奉訪。魏生聽說。又驚又喜。連忙下拜。請進陽南面坐定。自己側坐相陪。洞賓呼道童。拿過盒子。擺在桌上。都是鮮異菓品。和那山珍海錯。馨香撲

莫用紫金杯，白玉壺。其壺不滿三寸，出酒不竭。其酒色如琥珀，味若醴醕。洞賓道此仙殺仙酒，惟吾仙家受用。以子有緣，故得同享。魏生此時恍恍惚惚，如已在十洲三島之中矣。飲酒中間，洞賓道：「今夜與子奇遇，不可無詩。」魏生欲觀仙筆，卽將文房四寶列於几上。洞賓不假思索，走筆賦詩四首。

黃鶴樓前靈氣生

嵯峨會上吸玄英

劍橫紫海秋光動

身立蓬壺上玉京

其一

嵯峨棟宇接雲天

身立蓬壺境裡眠

一覺不知天地色

心機系出其二

一粒金丹羽化奇

就中玄妙少人知

夜來忽聽鈞天樂

知是仙人跨鶴時

其二

劍氣橫空海月浮

遨遊頃刻遍神州

蟠桃歷盡三千度

不計人間九百秋

其四

宇勢飛舞魏生贊不絕口洞賓問道子聰明過人可
隨意作一詩以觀子仙綠之遲速也魏生亦賦二絕

十二峰前瓊樹齊

此生何似躡天梯

消磨寰宇塵氛淨

漫看霞裳禮玉樞

其一

天空月空雨悠悠

絕勝飛吟亭上遊

夜靜玉簫天宇碧

直隨鶴馭到瀛洲

其二

洞賓覺畢目視魏生微笑道：「子有瀛洲之志，真仙種也。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薨於神君之廟，神君現形願爲夫婦。去病大怒而去，後病篤復遣人哀懇，神君求救。神君曰：『霍將軍體弱，吾欲以太陰精氣補之。』霍將軍不悟，認爲淫慾，遂得見絕。今日之病不可救矣。去病遂死仙家度人之法不拘一定，豈是凡人所知，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吾更贈子一詩，詩云：

相逢此夕在瓊樓

醺酢燈前且自留

玉液斟來晶影動

珠璣賦就峽雲收

漫將風世人間了

且看仙緣天上修

從此岳陽消息近

白雲天際自悠悠

魏生讀詩會意亦答一絕句

仙境清虛絕慾塵

凡心那雜道心真

後庭無樹栽瓊玉

空羨隋陽堤上人

二人唱和之後意益綢繆洞賓命童子且去今夜吾當宿此又向魏生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神完氣足日記萬言魏生信以爲然酒酣洞賓先寢魏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洞賓道凡人肌肉相湊則神氣自能往來若和衣各睡吾不能有益於子也乃擬魏生於懷爲之解衣竝枕而臥洞賓軟臥無聲漸

至狎浪，魏生欲竊其仙氣，隱忍不辭。至雞鳴時，洞賓與魏生說仙機，不可漏泄。乘此未明，與子晷別。夜當再會，推窻一躍，已不知所在。魏生大驚，決爲真仙。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皆真物也。制度精巧可愛。枕席之間，餘香不散。魏生凝思不已。至夜，洞賓又來，與生同寢。一連宿了十餘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一夕，洞賓與魏生飲酒，說道我們的私事。昨日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大發惱怒，要奏上玉帝。你我都受罪責。我再三求告，方纔息怒。他見我說你十分標致，要來看你。夜間相會，言歸正路，倘不小心，求服他，我自

在裡面掙掙得歡喜起來。從了也不見得。若得做一家。這事永不露出來。得他太陰血氣亦能少助。魏生聽說心中大喜。到日間疾忙置辦些美酒精饌。菜品等候到晚。且喜這幾日服道勤不來。只魏生一個在樓上。魏生見更深人靜了。焚起一爐好香。擺下酒菜。又穿些華麗衣服。粧扮整齊。等待二仙。只見洞賓領着何仙姑。還來樓上看這仙姑。顏色柔媚光艷。射人神采奪目。魏生一見神魂飄蕩。心意飛揚。那時身不由己。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何仙姑看見魏生果然標致。心裡真實歡喜。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

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挑亂清規，不守仙範。那里是
出家讀書人的道理。既然如此，其中有喜魏生叩頭。
訪饒洞賓也陪着小心，求服仙姑。仙姑說道：你二人
既然知罪，且饒這一次。說了，便要起身。魏生再三苦
留，說道：塵俗粗微，聊表寸意。洞賓又懇懇攔掇，說略
飲數杯見意，不必固辭。若去了，便傷了仙家和氣。仙
姑被留不過，只得勉強坐了。輪番把盞。洞賓又與仙
姑說，魏生高才能，諒今夕之樂，不可無味。仙姑說：既
然如此，請師兄起句。洞賓也不推辭。

每日蓬壺戀玉卮

醉月仙伴樂須听

一 古詩興因知己

幾朵金蓮落碧池

物外幸逢環珮煖

人間亦許鳳皇儀

殷勤莫爲桃源誤

此夕須調琴瑟絲

仙姑覽詩大怒道你二人如何戲弄我魏生慌忙磕
頭謝罪洞賓勸道天上人間其情則一洛妃解珮神
女行雲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猶爲難
遇況魏生原有仙緣神仙聚會彼此一家何必分體
別形效塵俗硜硜之態乎說罷仙姑低頭不語弄其
裙帶洞賓道和議已成魏字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
也魏生連忙下拜仙姑笑扶而起入席再酌盡歡而

龍是夜三人共寢魏生先近仙姑次後洞賓舉事隱
變陰間款娛一夜仙姑道我三人此會真是奇緣可
於枕上聯詩一律仙姑首唱

滿目輝光滿目烟

無情却被有情牽

仙姑

春來楊柳風前舞

雨後桃花浪裡顛

魏生

須信仙緣應不爽

漫將好事了當年

仙姑

香銷夢遠三千界

黃鶴樓連一夜眠

洞賓

鷄鳴時二仙起身欲別魏生不舍再三留戀懇求今
夜重會仙姑含着羞說道你若謹慎不向人言我當
源源而至自此以後無夕不來或時二仙同來或時

時一仙自來，雖表兄服生同寓書樓一壁之隔，竟不
來去，全不露跡。如此半載有餘，魏生漸漸黃瘦，肌
銷骨，飲食日減。夜間偏覺怔忡，無奈目裡倦忘，只思
就枕。服生見其如此模樣，叩其染病之故。魏生堅不
肯吐。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魏公到樓上看，了兒
子大驚，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看。魏生自覩形穉之
狀，亦覺駭然。魏公勸兒回家調理。兒子那裡肯回，乃
請醫切脉，用藥調理。是夜二仙又來，魏生述容顏黃
瘦，父親要搬回之語。洞賓道：「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
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後重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

魏生由此不疑連藥也不肯喫再過數日看看一絲
兩氣魏生着了忙自揭錦蓋往樓上守着兒子同宿
到夜半兒子向着床裡說鬼話魏公叫喚不醒連隔
房服道勤都起身來看只見魏生口裡說二位師父
怕怎的不要去伸出手來一把扯住却扯了父親魏
公雙眼流泪叫我兒你病勢十死一生兀自不肯實
說那二位師父是何人想是邪魅魏生道是兩個仙
人來度我的不是邪魅魏公見兒沉重不管他肯不
肯顧了一乘小輪擡回家去將息兒子道仙人與我
紫金杯白玉甕在書櫃裡卓我檢好開櫃看時那是

紫金白玉都是黃泥白泥拾就的。公道我見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魏生恰纔心慌只得將廟中初遇鍾陽後遇仙姑始末叙了一遍。魏公大驚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伏侍兒子養病一面出門訪問個祛妖的法師走不多步恰好一個法師手中拿着法環搖將過來朝着打個問訊。魏公連忙答禮問道師父何來。這法師說道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手老爺的徒弟姓裴法名守正傳得五雷法普救人世因見宅上有妖氣故特動問。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慌忙請法師到裡面客位裡坐茶畢就把兒子的事

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道說令郎今在何處。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裡看魏生。裴道一見魏生就與魏公說令郎却被兩個雌雄妖精遁了。若再遲旬日不治這命休了。魏公聽說慌忙下拜說道萬望師父慈悲垂救。犬子則個永不敢忘。裴法師說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魏公說如此甚好。或是要甚東西。吾師說來小人好去治辦。裴守正說要一付熟三牲和酒菜五甯紙馬香燭硃砂黃紙之類分付畢又道暫且別去。晚上過來。魏公送他出門。蜀道晚上崔望光降裴法師道不必說照舊又來街上搖着法環而

魏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都齊備了。只等法師
來捉鬼。到晚，裴法師來了。魏公接着法師說：「東門俱
已完備。不知要擺在那裡？」裴道說：「就擺在令郎房裡。」
擡兩張桌子進去，擺下三牲福物，燒起香來。裴道戴
上法冠，穿領法衣，仗着劍，步起罡來，念動咒訣，把硃
砂書起符來。正要燒這符去，只見這符都是水濕的，
燒不燬。裴法師罵道：「畜生不得無禮！」把劍望空中所
將去。這口劍被妖精接着，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動
也動不得。裴道心裡慌張，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
一些也不靈。魏公看着裴道說：「師父頭上戴的道冠，

兒那裡去了。裴道說：「我不曾陰下，如何便沒了？又是作怪，連忙使人去尋。只見門外有個尿桶，這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撈得起來，時爛臭。如何戴得在頭上？」裴道說：「這精怪妖氣太盛，我的法術敵他不過。你自別作計較。」魏公見說，心裡雖是煩惱，免不得把禮物收了。請裴道來堂前散福，喫了酒飯，夜又深了。裴道在家安歇，彼此俱不歡喜。裴道也悶悶的，自去側房裡脫了衣服睡，纔要合眼，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扛四五十斤一塊石板，壓在裴道身上，口裡說：「謝賊道的好法。」裴道壓得動身，不覺氣也透，不覺慌了。

只得叫道有鬼救人救人原來魏公家裡人正
未了還不曾睡聽得裴道叫喚魏公與家人拿著燈
火走進房來看裴道時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
上動不得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救起裴道
來將姜湯灌了一回東方已明裴道也醒了裴道梳
洗已畢又哭些早粥辭了魏公自去不在話下魏公
見這模樣夫妻兩個泪不曾乾也沒奈何次日表兄
服道勤來看魏生魏公與服生備談夜來裴道着鬼
之事怎生是好服生說道本廟華光菩薩最靈感原
在廟裡被精了我們倚些福物做道疏文燒了神道

正必勝邪、或可救得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這些
會友、個個愛惜魏生、爭出分千、備辦福物、香燭紙馬
酒菜、擺列在神道面前、與魏公拜獻、就把疏文宣讀
惟神正氣、攝乎山川、善惡不爽、威靈布於寰宇、禍
福無私、今魏字者、讀書本廟、禍被物精、男女不分、
寅夜歡娛於一席、陰陽無間、晨昏耽樂於兩情、苟
且相交、不顧踰牆之戒、無媒而合、自同鑽穴之污、
先假純陽、比頑不已、後托何氏、淫樂無休、致使魏
生形神搖亂、全無清爽之期、心志飛揚、已失永長
之道、或月怪、或花妖、殛之以滅其跡、或山精、或水

魁祛之使屏其形陽信屈物泰民安萬眾皆安
惟神是禱李林等拜疏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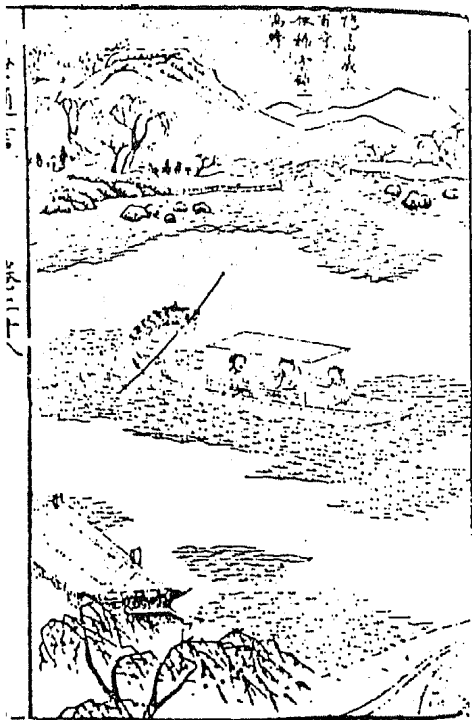
疏文念畢燒化了紙就在廟裡散福眾人因論呂洞
賓何仙姑之事李林道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菴我
們明早同去拈香通陳此事倘然呂仙有靈必然震
怒衆人齊聲道好次日同會十人不約而齊都到純
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轉來回覆了魏公從此夜爲
始魏生漸覺清爽但元神不能驟復魏公心下已有
三分歡喜過了數日自備三牲祭禮往華光廟一則
賽願二則保福衆友聞知都來陪他拜神禮畢化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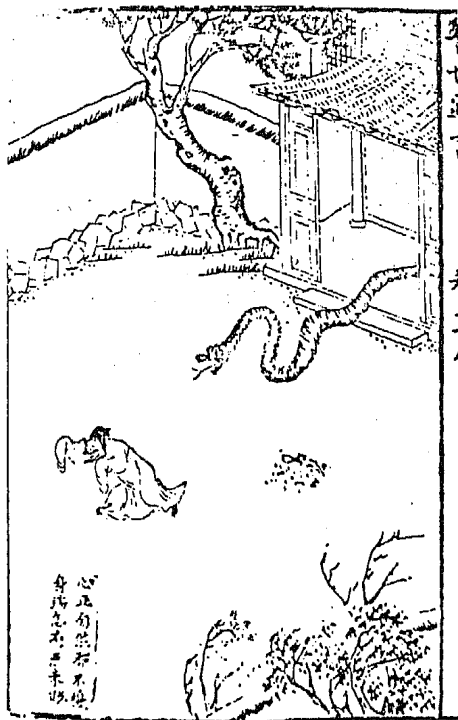
只見魏公雙眸緊閉，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端然不動，叫道：「魏則侯你兄子的性命虧我救了，我乃五顯靈官是也。衆人知華光菩薩附體，都來參拜，叩問魏宇所患，何等妖精神力，如何救救病體，幾時方能全妥。」魏公口裡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吾神訪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二妖神通廣大，反爲所敗，吾神親往收捕，他兀自假冒呂洞賓、何仙姑名色，抗拒不服，大戰百合，不分勝敗，恰好洞賓仙姑亦知此情，要同王帝命神將天兵下界，與仙旣封，僞者自平。」言罷，二妖逃走，去烏

江孟子河裡去躲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又與交
戰破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魂精雌的直驅在北
海水陰中受苦永不救出吾神與洞賓仙姑奏報上
帝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吾神奏道他是年幼
書生一時被惑父母朋友俱悔過求懺況此生後有
功名可以恕之上帝方准免罰你看我的袍袖都戰
裂了那雄龜精的股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桃
樹下你若耍兒子速愈可反此殼煎膏用酒服之便
愈也說罷魏公跌倒在地下衆人扶起喚醒問他時
魏公並不曉得菩薩附體一事衆人向魏公說這備

細魏公驚異就神帳中看神道袍袖果然裂開往後
因碧桃樹下掘起浮土見一龜板約有三丁之長猶
帶血肉魏公取歸煎膏入酒與魏生喫一日三服比
及膏完病已全愈於是父子往華光廟祭賽與神道
換袍又往純陽菴燒香後魏字果中科甲有詩爲證
真妄由來本自心 神仙豈肯蹈邪淫
人心不被邪淫惑 眼底蓬來便可尋

龍山成
百守
依柳水
萬年





心正自然不悔
身正自然不悔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錢
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
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間動杭州市上士
人，皆以爲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渾
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僧，
法名潭，音羅，到此武林郡，雲遊說其山景道，
靈鷲山。

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嶺與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與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

參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
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
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角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
西靈橋其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

依稀雲鎖二高峰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
俊俏後生只因遊玩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
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寫成一
本鳳流韻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麼樣的
婦人惹出甚麼樣事有詩爲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却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舖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洞問訊道貴舖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僧頭并卷子在堂上今清明節近道

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宜道小子準參和尚相別去了許宜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宜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和尚來請燒卷子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幡錢垛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卷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運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宜何處去許宜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卷子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宜離了舖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

過放生碑、逕到保叔塔、未尋見送飯頭的和尚、慙悔
過疏頭、燒了卷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喫齋罷、別
了和尚、離寺逕逕間、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
看林和靖坟、到六一泉、閒走、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
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
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
脚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
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拄着一隻船過來、許
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
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岸來、道小

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湧金門上
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岬近豐樂棧來棧不上
十數丈水面只見岬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何許
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
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
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
兩條大紅頭鬘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
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
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
傍了岬邊那婦人同丫環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

是美玉

露兩行碎玉深深道一個萬福許宜慌忙起身答
禮那娘子和丫鬟船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
着許宜許宜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
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
免動念那婦人還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宜答
道在下姓許名宜稱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宜
道寒舍住在過軍橋嘉珠兒巷生藥舖內做買賣那
娘子問了一回許宜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
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
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塾

在這雷嶺爲因清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坟上掃了方回不想值山岩不是搭得官人便船等是只狼狽又問講了一回迤邐船抵近嶼只見那婦人道奴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萬望官人處些船錢還了並不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船錢不必計較選罷船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晚了上嶼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暗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說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湯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舖正是

小將仕兄弟的店許宣走到舖前正見小將仕在門
 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宣道便是去保
 塔燒卷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
 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
 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得家做
 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曾有一些兒破將去
 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宣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
 仕出羊塢頭來到後市街巷只聽得有人叫道小
 乙官人許宣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
 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宣

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路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腳下。又見晚下來，望空人搭幾步，則個許宣和白娘子合傘到埧頭。道：娘子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惜去。許宣道：小娘子，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將去。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却是不當，感謝官人厚意。許宣沿人家屋簷下，月雨回來，只見姐夫家當。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却好歸來，到家出喫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共日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鷄叫一聲，却是南

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舖中心忙意亂做
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
得這年來還人當時許宣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
仕說道姐夫叫許宣歸早些要送人情請暇半日將
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宣唱個喏逕來箭橋雙茶
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
躊躇間只見白娘子家丫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宣
道姐姐你家何處住許宣別問青青道官人隨我來

許宣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宣看時
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窗榻子眼
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掛着十二把黑漆夾
枳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
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宣隨步入到
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
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宣心下遲
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宣進去許宣轉到裏面只見
四扇暗榻子窗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棹上放一盆
虎鬚苗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卓

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
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蒙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荆之
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宣道些微何足掛齒白娘子道
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宣
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將出來許
宣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擾飲至數盃許宣起身
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告回娘子道官人的令
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若人取來許宣道且
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宣道飲傾好了多
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令相煩明日來

取則個許宣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店

裏買賣。又推個事故。却來自娘子家取傘。娘子見了
又備三盃相款。許宣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必
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畧飲一盃。」許宣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宣。啟櫻桃口露榴子。玉
嬌滴滴聲音。帶着滿面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
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
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願小乙
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
對。不是奸詐。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

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
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
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
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
官人何故不回言語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
爲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
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下
來只見青青手扶欄杆腳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
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
次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

時却是五十兩雪花銀子藏於袖中起身告別
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
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口把傘還了
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
精肉嫩雞菜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
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
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喫酒李募事却見許
宣請他到喫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麼子壞飲日常不
曾見酒盞兒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
數杯李募事道尊兄沒事教你壞鈔做甚麼許宣道

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
管歷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紀長成恐
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
望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姐姐
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
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
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話喫酒了許宣自做買賣過了
三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
姐問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許宣道
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貴客李

不得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恐怕何事。因
同他許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
只怕我教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許宣便起身到房
中開箱，取出白娘子的銀來，把與姐姐道：「不必推故，
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弟多時在叔叔家，中
管積欠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
在此，却說李募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
老婆？」原來自欠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
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募事聽得說，
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做妻

的慌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慕齊接在手中，帶來覆去，看了上面鑒的字號，大吐一聲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那妻喚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慕事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地穴得入，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今着落臨安府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人，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不差，正是邵太尉庫內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顧

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日事露實難分說不管他偷
的借的寧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
一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睜口呆當時拿
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
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
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
捉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
扭縛了一聲鐺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直韓大尹
陞廳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
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真賊正賊有

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
錠大銀五十錠。見有李蔡事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
也在你處。想不動封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
不要押喝教拏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呌道。
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住。你且說這銀子從
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遍。
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住何處。許宣道。憑他
說是白三班白殿直。前親妹子。如今見住前橋邊雙
茶坊巷口秀王墻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
即便叫提捕使臣。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提。

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旨，一陣做公的，這到要
茶坊巷口，秀王府牆對黑樓子前看時，門前兩扇石
階中間兩扇大門，門外避藉階坡前却是垃圾一條，
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到都呆了。當時
就叫捉了隣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
的孫公，那孫公擺忙的喚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
地。衆隣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曾有甚麼白娘子，這屋
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
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
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衆人解下橫門竹竿，

裏面冷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
哭了一聲倒退幾步許宣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
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
喫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
齊間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卓幾都有來到胡梯邊
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一起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
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望床上掛着一張帳子
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
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
誰是鬼我等奉臨安府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宣執

論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衆人都不敢
向前怎的是了你可將一罈酒來與我喫了做我不
着提他去見大尹衆人連忙叫雨三個下去提一罈
酒來與王二喫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喫盡了道
做我不着將那空罈擎着帳子內打將去不打萬事
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却是青天裏打一個
霹靂衆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
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衆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
四十九錠衆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罷托了
銀子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

定是姓怪了也罷。鄰人無罪寧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開個緣由。一一稟發過了。許宣照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決杖免刺。配牢城營做工。滿口疎放牢城營。乃蘇州府管下。李蔡事因出首許宣。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爲盤費。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枷。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

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與了
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處，
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
愁悶，壁上題詩一首：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牕

平生自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
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

正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
轎四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不是王主
人家麼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丫
鬟道我等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
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
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宣聽得急走出來同
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
子許宣見了連聲叫道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
子帶累我喫了多少苦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
起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

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辨這件事我且到主人家
而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轎許宣道你
是鬼怪不許入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
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瞞主人在上我怎
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口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
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為非于我
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子我去也并
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
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
許宣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爲他偷了官

金子道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喫場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銀子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官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時門前却是垃圾就帳子裏一嚮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爲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粧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走去華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搬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央隣舍與我說謊許官道你却走了去教我喫官事白娘子道我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見你配在這裏我便

收房錢
人不就

帶了些盤纏搭船到這羅浮。你如今分說。若果白
我去也。改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
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
日。却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
兩日。當初也曾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
殺人。終不成奴家没人要。只爲分別是非而來。王主
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却又回去。且留娘子在
此。打發了驕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
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選
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

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
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廚白娘子放出迷人
年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甚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
相見之晚正好歡娛不覺金鷄三唱東方漸自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
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
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
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閒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
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卧佛你也好去承天寺

果開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條也去看不
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
人都去看臥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同說
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
中却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問要一遭就回
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臥
佛繞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
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逍遙巾腰繫黃絲條脚着熟藤
鞋坐在寺前賣藥散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
道貧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

患灾厄有事的向前來。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着。了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尚兀自不把我親熱却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

就牽過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靜。白娘子道：「却如何說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以佛寺前。」一雲還先。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粧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管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撒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卽變出真形來。」

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睜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依然。

放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衆人

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銀不曾
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
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捧著
栢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入道此間與杭州
一般只見隣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
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一看許宣轉身到裏
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麼好看你去許宣道
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
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

宜着得不長不知。似像體裁的戴一頂黑漆頭巾。腦後一隻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脚着一雙皂靴。手中擎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聲如鶯聲巧。轉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宜叫了鐵頭相。往巡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得有人說道。昨夜周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千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挨查沒捉人處。許宜聽得不解其意。日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往來來。下下熱鬧。許宜道。娘子教我

早回去罷，轉身人叢中不見了。鐵頭和尚、僧、尼、道士、門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數中一個看了許宣，對衆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個認得許宣的，道：「小乙官，屋裏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墜，與單上開的一般。」衆人叫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捆了，好似

數隻皂鵬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衆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衆公人道：「不是，且去府前周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十貫。」

金珠細軟、白玉纏環、細巧百摺扇、珊瑚墜子、你還說無罪、真賊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成見今頭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胸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衆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陞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稟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辨、則個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處、

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即差人喚
使臣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牽到
王主人店中，主人喫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宣
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錢頭早去承天寺
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開要，教
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
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
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
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
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

王主人細細稟覆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
了道且把許宣監下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
候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
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
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看時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
巾繚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白
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
只問個小罪名却說邵太尉使李慕事到蘇州幹事
來王主人家歇王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喚官事
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慕事早已過行自家面上就

春如何看做落只得與他央人情上下使錢一百六
十把許宜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
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
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慕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
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
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宜只得問姐夫借
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
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
自回去了且說許宜在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
日來到鎮江先尋李克川家來到針子橋生藥舖

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同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府事家中人有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寶宣廚的王公樓上歇克用見許宣藥書中十分精細

心中歡喜。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剋剝奸詐，倚着白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疾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兒，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

氣許宣新來我和你照管他纔是有不是寧可當面
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妬老張
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
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妬你你如
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兒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
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閒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
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擺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
說老員外最性直愛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心
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
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改日再會許

官還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宜覺道有酒醉了三
冲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橫
推開窗將灰斗撒灰下來都傾在許宜頭上立住脚
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
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
失誤了休怪許宜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視正是白
娘子許宜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
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
得我好苦喫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却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說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雛報反成吳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家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着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

去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遠累你兩場官事也
而日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招做了夫妻如
今好端端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太山恩同東海
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
年諧老却不是好許宜被白娘子一騙回與作喜沉
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膽留連之意不回下處就在
白娘子樓上歇了大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
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丫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
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
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

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宜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宜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了日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日忽一日許宜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并馮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动到次日雇了轎子進進裏面請白娘子上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齊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進到裏面請員外

李五用連忙來見白娘子深深道個萬福拜了兩拜
媽媽也拜了兩拜兩眷都參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
雖然高大却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
是

二氣不附體

七鬼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
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我
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
了白娘子相謝自回李之用心思想如何得這婦
人共宿一宵石頭一笑試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

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著我一個道兒、不覺烏
飛兔、承繼過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
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個筵席、請親眷朋友、開宴一
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降友、主管人等、都下
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手帕、物件來、十三
日、你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門來賀壽、也有
甘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著青織金衫
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
青簪、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參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
着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虱子、留後腿的人、可見白娘

子容貌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備而并設酒席
斟却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原來預先分付腰心裏
銀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進去你可另引他到後
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躲在後面正
是

不勞鑽穴踰牆事

穩做偷香竊玉人

八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
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想道這身不
佳不敢便走進去却在門縫裏張不張萬萬萬候則
一張那員外大喚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後倒

不知一命如何

先覺四肢不舉

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體態只見房中蟠着一條吊桶夾瓮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絆一交衆養娘扶起看時面青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魂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安人與衆人都來看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麼李員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苦了些頭風病發連倒下了扶去房裏睡了衆親眷再入席飲了幾盃酒筵酒散衆人作謝回家白娘子回到

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舖中對許宣說自古
出來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嘆氣許宣道今
日山去喫酒因何回來嘆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
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在東
仙縣在裏面欲要毒騙我扯扯扯碟來調戲我欲待
叫起來衆人都在那里怕粧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
怕羞沒意思假說暈倒了這惶恐那裏出氣許宣道
我不曾毒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
這遭你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
許宣道先前多承姐夫爲善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

因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姪白娘子道男
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
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
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舖許宣道虧
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個容易我
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却又說話且說
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般出熟收開壁有一個人
姓蔣名和一生出熟好事次日許宣問白娘子討了
些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
買下一付生藥厨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月前後俱已

完備還日間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然
憎惡不去叫他許宜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與一
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
一個募緣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
七日是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
香錢許宜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拾與你拿
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遊真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
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
這纔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宜
道我一片誠心於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

又是七月初七日請宣正閣得度只見街上鬧熱人
來人往幫開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
何不夫寺內閑走一遭許宜道我收拾了畧待畧待
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宜連忙收拾了
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
則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麼許宜道
一者不曾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
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攜你不得只
要依我三件事許宜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
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

來得遲我便來尋你也許宜道這何妨都依得當時換了新鮮衣服戴了香盒同蔣和逕到江邊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進寺間走了一遍同衆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宜猛省道長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腳不進去蔣和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曾去便了說罷走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一個有德行的和尚斜清目秀圓方袍看了模樣的是真僧一見許宜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來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

回說不知他走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持了禪杖自出
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衆人都在
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風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
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
蔣和道這船大風浪過不得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
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婦人一個
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
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同小自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
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却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
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道

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高、敢再來、
老僧爲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
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
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草命、
這婦人許宜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
道：「八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
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宜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
江上

昨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得見精神到
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昏悶一夜不睡次日早
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却來到斜子橋李克用家門前
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
我撞蔣去不期見了這妖怪驚得我死去我又不敢
與你說這話既然如此你且撤來我這裏住着別作
道理許宜作謝了李員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過
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排
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朝廷恩赦原來是宋高
宗策立孝宗降詔通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

事盡行救放回家許宜遇救教善不勝吟詩一首詩
云

感謝吾皇降教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邪鬼

生日還爲舊土人

不幸竟成愁更

何期遇着罪除根

歸家福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宜吟詩已畢，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
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隣西舍，李員外媽媽，
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閑的蔣和買了此
上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

李慕事見了許宣，焦躁道：「你奸生欺負人，我兩遭爲
你教，你投托人，你在李真外家要了老小，不直得寄
無音來，教我，我知道直恁的無音，無我許宣說我不曾
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日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
丫鬟，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
香，不見回來，那里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
州，同丫鬟先到這里等你兩月了。」教人叫出那婦人
和丫鬟，見了許宣，許宣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宣
見了，目睜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
話，本只得在他埋怨了一場。李慕事教許宣共白娘

子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詩宣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
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
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
何道也？」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
等沒力氣的話？」詩宣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
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
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
跳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
乞可憐見，饒我則個。」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我
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

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
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甚喜歡歡萬事皆
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
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兢半晌無言
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
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
休要疑慮許宣喫兩個纏不過叫道却是苦耶只見
姐姐在天井裏乘涼聽得叫苦連忙來到房前只道
他兩個兒廝鬧拖了許宣出來白娘子關上房門自
睡許宣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姐姐告訴了一遍却好

姐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兩口兒廝鬥了，又不和，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慕事走到房前看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咂破紙窗，不張萬事，皆休。一張眼，見一條吊桶來，太的莽蛇睡在床上，伸頭在天窗內乘涼。鉢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同白日。嘆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慕事叫許宣出去，到僻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娶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我。」自昨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

害怕、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事一一對姐夫說了一
遍、李募事道、既是這樣、自馬廟前、一個呼蛇裁先生
法捉得蛇、我同你去、與他二人取路來到白馬廟
前、只見兄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
道、有何見諭、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
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還軍將橋黑珠兒巷
內、李募事家便是、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
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
來、李募事與許宣自回、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
一布來到黑珠兒巷內、問李募事家人指道、前面那

樓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擡起簾子哆啞一聲說
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晌門只見一個小娘子出來
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基事家麼小娘子道便
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却纔二位官人來請
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
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娘子
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要白娘子三
回五次發落不去焦燥起來道你真個會捉蛇只怕
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
道一條蛇有何難捉娘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

要交先生道，不走走，如走，謂一錠白銀，娘子道：「隨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兒，立在地，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連射將來，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戴先生喫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確兒也打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生兩脚，一口氣，跑過橋來，正撞着李慕事，道：「如何？」那先生

這好教二位得知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那一兩銀子付還李募事道若不生這雙眼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麼處李募事道眼兒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學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里討一團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募事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學去只見白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開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着了張成隨即袖中取票子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正是悶之閒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法海禪師曾分付來倘若那妖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尋更待何時急入寺中問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曾來上刹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堍下自言自語道時裏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了一湖清水却待要跳正

是

閻王判你三更到

定不客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箇口，只當五百錢，有甚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原來與荷統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進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頭便拜道：「收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業畜在何處？』許宣跪上頂巾，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箇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

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的按住，下
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
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還
揆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論，正是心
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
娘子頭上一罩，兩手平空氣力縮住，不見了女子之
形，隨着鉢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
聽得鉢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罷
放。」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箇和尚說道：「要
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慕事請禪師進來，來到

裏面許官道敢弟子周簡不知禪師口裏說的甚麼
念里輕輕的揚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後七八寸
如傀儡人像雙眸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唱
這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經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
祖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土
裏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官春心蕩漾按納不
住一時冒犯天條却。不曾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
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物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
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拉他爲
伴他不曾得一日歡娛并望禪師憐憫禪師道念你

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青魚精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刺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箇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刺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長一箇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尺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於鉢盂之內扯下襦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將鉢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刻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

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仁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

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

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

白蛇吞了不問些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
禪師爲師就雷峯塔披剃爲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

去了衆僧寶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去世
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始分

化化輪迴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卽是空空卽色

空空色色要分明